先生文集 七十三之五 欠

〇三十一 欠

へ 16
1532
31

昭和16
1533
31

隨筆九十九條

大學之明德本于堯之俊德文王之敬止本于堯之欽明即是聖學之基本也

論語鄉黨盡一个聖人先儒所云固是由是見之則志學一章乃孔子之年譜也溫良恭儉讓乃其形容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乃其肖影也千萬世之下讀之如親覩顏曾於左右如親炙乎有爲者

孟子養浩然之氣此氣所謂四十不惑勇者不懼
內省不疚是也孔子言語平易孟子言語嚴毅
故先儒曰聖人之語句句自然孟子之語句句
事實善讀者可知之
中庸者孔門傳授心法故初學不容易說其曰中
曰誠即是聖道之根源也學論孟者所以至于
聖也中庸者聖人分上之事乎
小學書朱子所編也既有大學則不可無小學是
以撰古書之中所及者以纂編焉後世加四
書號曰五書以爲大學之基
近思錄朱子與呂伯恭共輯周程張子格言可謂
四書六經之羽翼先詰有云朱子集諸儒之大
成有繼往開來之功誠哉是言也余弱冠慕朱
子久矣可不念哉
朱子撰小學書以爲大學之基本後學尊敬之如
神明如父母故并四書號曰五書
日本天子皇子讀書始用鄉注孝經是唐明皇所
製也而不如孔安國所傳之詳也讀孝經則須

考朱子刊誤
程子曰大學一个腔子腔子謂軀殼也一心管攝
軀殼聖人之心在此書其誠意正心章可以見
焉一篇皆是心之全體大用也
中庸字義程朱盡之漢唐人所云不得其義知貫
生過秦論中之句胡廣之中庸呂溫之中庸亦
然小人之反中庸古本脫反字故誤以爲君子
小人共有中庸至于程朱既正焉
論語開卷說學悅樂所學何學所悅何事所樂何

處善讀集註而后當戰矣李文蔚乎書與我不二
也
顏子不貳過朱子曰不萌於再孔子曰昭公知禮
又曰丘過云孔子之過可貳乎不貳乎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必有辭也不可不擇
焉莫容易抹過可也且養氣義外之說宜注意
亦可矣旦又夷之二本儒者之一本消得而
四代聖賢之心舉在于書生乎數千載之下欲知
佳

其心舍典謨訓誥誓命之格言而何它求哉恭
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
聖人不言之弟子然可共言詩者商賜而已若非得
之於言外豈如是耶與泥于訓故者不易言雖
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訓故亦不可廢
毛公亦漢儒之醇而所受有之焉而其傳甚略鄭
箋稍詳也而其据讖緯不若毛之正也孔氏疏
兼解二義粗周覽而後可用朱子集傳
三禮之註解傳千今則鄭玄之功也其字義物名

足以徵之至其徵旨奧義則鐘鼓玉帛云哉三
代之直道周公之制作皆布在此中
易經上下篇文王所定也伏羲畫卦又重之或曰
文王重之是所以先天後天之名立也如乾元
亨利貞之屬即是繇辭也謂之彖文王所係之
詞也如初九潛龍勿用之屬即是爻辭也周公
所係之詞也如天行健地勢順之屬即是大象
也謂一卦之象也孔子所述也如潛龍勿用陽
在下也之屬即是小象也謂一爻之象也孔子

所述也文言繫詞說卦序卦雜卦皆是章編三
絕之所爲也其釋文王彖辭亦號曰彖故漢儒
合并經傳則每辭首加彖曰二字亦是孔子所
贊也大象以下所謂十翼畫下所有下乾上乾
直所加或曰
王弼所加
本義曰周世名易有變易交易之義故名焉洪邁
曰周遍變化之意雖然周禮有三易之名夏商
周共謂之易則邁說非是
筮卦已日解者云已止也或云成已日也或云辰
已日也吁多歧亡羊靡定于一
麟經有左公穀三傳左氏說得七八分猶如聽訟
者以公案而裁之故程子曰以傳爲案以經爲
斷眞至言也又論者曰左氏史學公穀經學并
案可也唐有啖助趙匡宋有胡安國皆把三傳
以議于經有異有同畢竟歸本於經
左氏欲作春秋先撰國語故其筆法相似或曰傳
成以後記國語故太史公云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

老子深遠申韓淺險以無爲有莊子之文也以曲爲直戰國策之文也

詩變有離騷楚大國也有倚相讀墳典索丘有陳良及辛北遊學周孔之道惜哉其言語文字不傳於後世而與楚詞共稱

司馬子長撰史記多據左傳禮記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其餘子長手筆也故欲知子長文法者以此而見之

班固漢書多据史記其武帝天漢以後固之所撰

西漢二百餘年之典故事蹟備矣

范曄后漢書多据東觀漢紀荀悦漢紀及華嶠謝承袁崧等書而述之歟曄不及遷固雖然其當時人之奏議表疏詞賦之類皆載之亦是東漢二百年間之事可以觀焉二十一史甚浩博摘其要者温公通鑑朱子綱目

六朝文章大氏駢四儷六蕭統所選取猶然其所有先秦兩漢三國司馬晉之詞人才子既列于史傳唯所有詩誠風雅之羽翼也欲覓古詩者

可由是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評者推爲第一達磨其佗論詩者譬諸參禪或比臨濟家或比曹洞家或比雲門家然則淵明超出五家六宗者乎
淵明閑情賦譬如蘇屬國娶胡婦乎真是人倫之所欲也豈理外哉詩列國風多男女之事也下此則宋廣平有梅花賦
淵明性閑靖其語亦淡簡高妙然其豪放於味外

輒而見之朱文公已覷破了其不遥千老佛於贅肩千蓮社而見之其教戒於告儼等而見之其不怕死生於自祭文而觀之所謂泰化而歸盡亦復如是其不求富貴於辭斗米而觀之其不仕于劉宋不受檀道濟之粱肉託桃花源于栗里使劉氏不知其路之類皆可以觀其清風芳韻庸詎識今之不爲無懷葛天之古哉庸詎識松下之不爲羲上哉庸詎識東籬北牕之不爲與乎山河哉

唐初以王揚盧駱之傑然未免輕薄之哂獨有陳子昂拔其群逸開天之際李太白杜子美擅風騷之美可謂盛大矣李杜全集到今家家戶戶有之然能讀者不多

韓柳所以善屬文章皆以本于六經故也韓云麟之為靈咏于詩書于春秋雜出傳記百家之書是麟一事耳先援詩與春秋次參用傳記百家其它皆然且進學解所云云李漢序所云云亦是莫不本於經柳之與韓中立書論為文之法

後莫不參考之六經宜哉此二子為文章冠冕而韓優乎

日本舊時博士秀才皆誦白氏文集故其語句多引之且詠倭歌者亦用其趣有云白氏第一第二紫常可握翫就中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之類人人誦之雖然比之李杜韓柳大有徑庭東坡謂之俗宜哉雖然其間有閑適有洒落有真率有知足之樂有懼罪之戒不可廢也頃閱陶南村之說郛載楊妃傳末有術士見

玄宗念妃而迷乃詐造妃像夜令玄宗窺之
如真玄宗愈惑眩又見唐詩解長恨歌有云花
鈿委地無人收蓋當時紱于馬嵬時有人拾其
鈿者道士得之以爲逢妃于仙島之信帝之昏
迷甚矣楊妃襪已出於世上則鈿釵搔頭之類
入于幻士手必矣漢李少君之術亦可以覩馬
歐陽永叔修唐書撰五代史世以爲司馬遷以來
有此編修其外文章不用奇字最爲平易實宋
朝一代大家也

蘇老泉初讀論孟辟如鏖戰一陣數年以後作爲
文章其名傳於京師若匪由論孟何以至此哉
東坡之文章平日習聞於乃父變雄渾爲盛壯變
奇譎爲波瀾誠是大辯大膽也後來深染老佛
且步驟莊騷其詩初慕李白後來追和陶詩遂
與歐公齊名而論者惜其不修更若使涉史筆
則與韓之順宗實錄歐之五代史果如何哉
潁濱有云讀檀弓悟作文之法

山谷後山共學杜老谷之有庾如杜之有審言頗
揚家風后山遊蘇門與四學士相接相唱和蘇
有盛名善遇后山曰向來一瓣香敬爲魯
南豐其不忘師不從蘇也義人哉其文優於谷
乎
訓詁本乎爾雅有廣雅有小爾雅有埤雅有爾雅
翼
六書本乎說文有玉篇有廣韻有龍龕手鑑有禮
部韻有韻會有古今法帖有篆韻至于皇明韻

書多出不數
古之表疏見於史漢後世例用駢儷謂之播芳有
宋播芳有元播芳
李太白居草堂號其集曰草堂集集中多樂府歌
曲故後人呼小詞爲艸堂詩餘
庾狄之樂曲未必鄙俚未必侏離其間有中國所
無者蓋周棄魯亂如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海者海島也馬知其後流落不赴
庾狄哉是以料之惠遠家有毛詩儛肇說採莊

老之言不可誣乎

素問雖戰國之書往往有嘉言亦是好文字也故古人論文則有援用此書者其說天地則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朱子剛風之說即是大氣也氣者風也壯子所謂大塊噫氣曰風是也氣息屬風所謂詞氣所謂屏氣皆息風也朱子解之云氣者鼻息出入者也又云氣聲氣也其用曰呼曰吸曰呬曰吹曰噓曰呴之類皆氣也易道陰陽他書不道之獨素問多道之然或指水火或指寒熱或指內外而言之與易所道有所似有所異是亦不可不知

素言富貴行乎富貴如舜被袗衣二女嫘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艸若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蘇武十九年在匈奴而不屈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文王囚牖里而演易孔子阨陳蔡而絃歌是也且富而好禮貧而樂不亦素行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太伯仲雍往荊蠻斷髮不亦素行乎周公

逢浮言而赤馬几几不亦素行乎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是丈夫之襟
懷乎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丈夫之度量
乎山之含至淵之抱珠是丈夫之縕藉乎清白
而有所立志是丈夫之風流乎皆是貧賤不移
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一端也
聯句久矣昌黎爲上城南長洲柵短奚論長短哉
只擇其耦可也
星火飛觸身則必驚是氣也求灸而灸則必忍是
志也以是可驗不動其心可謂近取譬
日本與中華雖殊域然在大瀛海上而朝暾旭輝
之所煥耀洪波層瀾之所漲激五行之秀山川
之靈鍾於人物故號曰君子之國昔治教清明
之世才子智人輩出於閒氣豈讓異域乎時有
古今理無古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起故
尚立志
此心此理準於東西南北海之遠而皆同皆然如
熱而有焰縱不曰火而果火也寒而凍下者縱

不曰水而果水也推一知萬誰人無此心此心
即是理之所寓也故千萬里之相去千萬歲之
相先後有聖人出則皆莫不協于一
上天之載犬極乎無聲無臭無極乎未發之中是
寂然不動也發而中節是感而通天下之故也
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古史者編年月魯史春秋是也仲尼就而筆削焉
後世通鑑祖之正史者分部類太史公書是也

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已立以後班范陳壽之
輩皆祖之
三間愛蘭取其芳也彭澤愛菊取其晩節也和靖
愛梅取其清苦也茂叔愛蓮取其德也非常人
玩花草而無所取者
陳簡齋云雪裏芭蕉摩詰畫炎天梅葉簡齋詩此
言其格外也王維任毫圖雪中芭蕉芭蕉既不
耐秋何在雪時哉是非九畫工所及也格外之
畫也然按警馬座新書有雪中芭蕉事蓋至冬芭

蕉猶未敗亦奇事也

孟軻稱性善荀況稱性惡揚雄稱性善惡混後儒紛紛異論多矣其間有浮屠者流以性爲空大亂其真不如還求之六經其可也

書於六經最久矣故曰尚書所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則月令夏小正之祖也都俞吁咈則諷諫議論之祖也典謨訓誥誓命則綸綍之言而辭命之祖也元首股肱五子之歌則歌詩之祖也金縢顧命之類則叙事之祖也

讀易則不知別有書讀書則不知別有詩讀詩則不知別有禮讀禮則不知別有春秋五經各具五體五體雖異其心一也誠非聖人不易修也

如造化之妙顯于萬物乎

杜牧之說阿房似則似矣而不若李斯趙高能言秦事也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儒學亦然雖口道說然不如真能體認

常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唐人袁郊月詩謗刺小

人在上而竊權惱民也見計氏唐詩記事

寂寞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阿監在閑坐說玄宗右元稹小絕也尤有感慨

王安石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蘇子瞻見之曰此老野狐精

長公文如波瀾少公文如巉巖長公謂軾少公謂轍

道士托長生久視皆誇說欺人呂洞賓白玉蟾之族有所薦又有所死況其餘乎古今之間獨彭祖以久聞於世是蓋一種仙風道骨有所稟賦者耶否

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是更始之濫也貂不足狗尾續是趙王倫之濫也鶴之乘軒松之爲大夫石之爲三品與人不同周鼎之不入秦銅狄之不入魏雖與人不同而神物不污於塵垢嗚呼以人可不若物乎

明皇以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爲政則國家治台階平至於李林甫楊國忠執權爲政則朝綱不

紐百姓怨苦遂及安史兵犯帝都古人云水能浮舟水能覆舟誠哉斯言

武后時妖僧作大雲經以武后爲彌勒化身武后悅而賞之然浮屠家指此經爲僞經不足信用豈翅此而已哉彼所云我遣三聖化彼震旦亦此類也道者所云老子化胡經亦此例也

唐傳奕作高識傳韓愈作原道佛骨表宋歐陽修撰本論司馬光撰家禮云不作佛事至程張朱子排闢之真深切著明也而人之好惡也甚哉于今不輟且云一韓摧佛佛無摧謂愈也又云三武破僧僧不破謂後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皆沙汰僧道也

滄浪之歌孟子所引取其水自取也屈子所引取其清濁比世明暗也

論語成而山梁雌雉出猶如春秋成而麟來也歟

天人感應之理炳焉

池塘生芳草園林變鳴禽康樂以爲有神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家以爲淵明自然妙處

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即是仲尼之年譜也鄉黨一
篇亦是仲尼之行狀也温良恭儉讓者子貢以
爲小影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曾子之所
形容也欲觀聖人之德容者宜知焉

爲飛魚躍仁在其中南軒所謂我心亦同

禪者說儒儒亦禪儒者說禪禪亦儒陽虎曰爲仁
不富是欲爲富故恐仁之害于爲富也孟子引
之乃恐爲富則妨于爲仁故爲仁而不爲富也
言同而意異端與我道其所說亦有相似者

或問朱陸之異同答曰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爾
何比朱於陸文公之遂密亦可也象山之高明
未可乎

凡作爲韻語常用心乎平淡可也莫作狂綺莫作奇
惟莫作艱澁乎平淡既熟則自有高妙詣如能書
者盡巧逞勢不及風神蕭散

作詩者平日多作可也就其可者撰而精益可也
不可拘于聲律而后自然可以歌詠諧於絲竹

唯專見詩話務守平仄則被爲束縛不能自在不能雄豪不能快活是詩家指南歟雖然不知其風格則只爲俗語爲婦人小兒之語不足以爲詩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謂之波風本無心水本無心無心於成文以爲漣漪波瀾之形曲直大小短長竪横皆水之文也天下之奇觀也作爲文章亦復如是文筆在指頭指頭所動在心心本虚故謂之無心若實無則血氣運動而已矣爾

肉塊而已不然中心有理在其理之所發見於言詞自有次叙而能成章則無不達是古賢之文也自然之文非後世能言者之所企及也然不易學也故後人集古文以爲學式杜老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豈詩云乎哉詩者韻語而文之一體也古人不分文與詩而爲二也思之

此一卷　公務之暇往往所筆授男靖也

隨筆十五十六條

予讀周書有云武王一戎衣而放馬散牛其取天下何其易之早乎武王沒而成王幼周公攝政七年將歸政于成王故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者殷之大夫士也多士不從服周公慇懃諄諄教誨之不止況乎三監奄淮之有事之後乎何其治殷之不早乎若無周公攝政則周之太平不易致也必矣先儒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終

謂殷之頑民者周之頑民也殷之忠臣也自湯以來賢聖之君流風善政相繼而有年有世宜哉大夫士之多不服于周也首陽之餓夫者天下之義士而成周之頑民者殷之忠臣乎

稗海世傳女媧者伏羲妹也而共爲夫婦自是生民滋息上古之事不詳矣學者取信于六經之說堯爲黃帝之後舜亦黃帝之後也堯二女娥皇女英爲舜妻不知不娶同姓之禮始於何時世也孔穎達謂舜不可爲黃帝之後必別有出稷契同時自契至湯年代世數可以見焉自稷至文王年代世數此契湯其遠甚矣然考史記其世世之數不多何甚長壽哉可疑矣周公遭流言時太公二公默而不言金縢所謂二公者太公召公也一言不爲周公開釋之何哉禮記文王九十七薨武王九十三崩按史傳文王多子歷歷矣武王沒時成王年僅十三四然則武王八十時成王生其母即太公女邑姜也太公七八十歲歸于文王則邑姜亦太公老後之

娘也老壻老舅卻女共爲婚姻夫武王未娶邑姜以前不立妃何哉久無子而後成王爲太子可疑矣陳太姬之毋爲誰哉左傳僖公廿四年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四國皆武王子也晉即唐叔虞而成王之弟也三國不載于史記世家然亦似不生先於成王則武王未而後有子其有子尤遲何哉不可以尋常論也唯武王之伐紂時微盧彭濮之屬會于牧野桓公之

擊楚時與江黃相通孔明之欲圖中原先度瀘入不毛皆是雖小國而懷來之以謀其大也若垓下之招信布則以敷而縮述嘉則以衆而威楚光武之賞竇融書放巢命亡矣巢南方之國也聞周代殷而來自遠方而貢是孔氏正義之意也昔桀奔南巢巢人以爲湯弑君故終殷世不來今聞殷滅而後至是黃慈溪之意乎

周書立政篇曰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孔傳云升禹治水之舊
迹方四方也疏云治汝戒服兵器以升行禹之
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舜陟方亦然云云余
謂以此解舜之陟方可以通歟據此則陟方蓋
巡狩之義乎韓退之引竹書紀年以陟爲徂落
之意其後諸儒謂陟升也升遐之義也或云方
猶言天一方雲一方也紀政綱目以方爲塘云
登墓塘也塘穴也紛紛之說不少然未曾有引
立政之語者或曰二典禹謨朱子所堂繹正以

授蔡沉沉不可僭改然則從蔡氏之集傳歟余
曰亦是耶
古文累用或字者無逸篇云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小雅北山詩云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又云或
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靡
堂又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
或靡事不爲皆用四字自後詞人連用或字多矣
如昌黎南山詩亦至多又有單用或字者乾九

四曰或躍在淵坤六三曰或從王事師六三曰師或輿尸無妄六三曰或繫之牛恒九三曰或承之羞損六五曰或損之益六二曰或益之上九曰或擊之漸六四曰或得其桷小過九三曰從或戕之又老子云或不盈皆用二或字莊子逍遙遊云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或用二或字且上句二字下句六字是長短句法也又有直爲有而用之者論語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孟子曰是或一道也

莊子齊物論云堯伐宗膾胥敖說者云皆國名或曰寓言路史載宗膾胥敖其地在某處然不經見不可信

又云莊周夢爲胡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惺窩嘗語余曰浮屠者以六喻偈爲勝於莊子夢蝶不然文字與意旨共莊子爲優

後漢孔融曰武王克殷紂賜姐已於周公有間出何書答曰當時當如此東坡刑賞者忠厚之至論謂堯曰宥之三皐陶曰刑之三云云問此何所據答曰事當如是蓋本于孔融所云爾九作文者具此眼則下筆不可休也不可窮屈矣但末學效之東施之顰也按周書君陳篇云予曰宥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辟爾惟厥中亦是東坡之地步乎○刑賞忠厚之至在尚書孔氏傳

周官篇云不學墻面論語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君陳篇云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得已而往且曰吾將仕其作春秋貨作亂于魯取寶玉大弓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書曰盜不亦嚴乎可謂史鉞後世執簡者不及其萬一僅有司馬遷班固兢兢而已史記之中閎與之失議不載廣頗傳而載趙奢傳撓

楚權之謬謀不載酈生傳而在留侯世家漢書之中周勃汗出浹背之恥見於王陵傳董仲舒和親匈奴之疏不見于本傳而見匈奴傳其抑揚與奪誠良史之才也彼稱武帝其功業雄恢共在本紀且武帝之好神仙見之封禪書武帝之多欲見之平準書武帝之重色見之李夫人傳不隱善不掩惡一懲一勸觀者可以察焉馬昌黎誌李實碑以稱之至于修順宗實錄不掩李實之惡其一褒一貶亦昭晰矣

書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孔安國傳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馲貊之屬陸氏釋文云肅慎馬融本作息慎北夷也馲戶旦反地理志音寒麗力支反孔穎達疏曰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馲無此馲馲即貊也音同而字異爾余謂高駒麗一作高句驪即高麗也馬貊弁韓辰韓謂之三韓所謂新羅高麗百濟也新羅一名雞林若孔疏則三韓亦當曰三馲昔肅慎入來于日本載在日本書紀又我朝聖武帝時渤海王以使者

獻書狀并貢物云高麗國亂去都遷移渤海此
最爾小國耳太元之末高麗國大臣門下侍郎
李成桂遂乘勢篡國并吞新羅百濟勿國郡爲
八道洪武年中李氏請大明乞改國號曰朝鮮
大明許之故其後聘使齎國書來皆曰朝鮮國
李某至我朝寬永年中彼用大明年號崇禎〇
又按肅愼今可在韃靼中
蘇老泉曰將有賢將有才將漢之衛霍趙充
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

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余謂歷代
之將有多科嘗記諸別紙
呂刑正義曰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効
律曰之軍興者斬言行軍以足食爲本故費蓄時
乃糗糧持乃劒焚是也楚之所困者由彭越絕
糧道而漢之所利者依敖倉之粟也曹瞞以人
多糧少潛令吏用小斗狀以衆怒故斬吏頭以
謝之衆怒稍解曹瞞事在藝文類聚而三畧講
義云斬曹瞞頭誤矣若取義而

司馬溫公自稱二程先生一以程伯休父爲二司馬一故也
事文類聚載之非二明道伊川一也邵康節擊壤集
序二云尹川翁自樂之詩一也康節自稱而非二程正
叔一也柴翁乃劉遺民也非二陶淵明一也見二白氏
文集自注一又後漢方術傳有二釣於涪水者號涪
翁一黃魯直亦號二涪翁一又老子駕二青牛一而封二君達
騎二青牛一號二青牛道士一又邯鄲呂翁非二呂洞賓一也
見二漁隱叢話一
日本稱櫻花曰花猶如二洛陽牡丹一成都海棠也中
夏詩文未二多詠一櫻花者我朝文字禪者取二王荊
公山櫻抱二石映一松枝詩一以爲二是雖一然余嘗見二全
芳備祖一櫻桃下載二此詩一則與二我朝所稱之花一不
同然則中華詩人所二詠櫻一花是櫻桃也古詩山
櫻發欲二然唐詩一白櫻桃下紫綸巾皆是歟
玉篇序二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蒼頡造字時天雨
粟鬼神夜泣之事也又顧野王進二玉篇一啓云取
衣雜樹則肅慎識二受命之興一寅波海水則越裳
知二聖人之德一上句言成王時周公營二洛邑一後伐

東夷肅慎來賀作賄肅慎之命謂此乎武王嘗
欲治洛而未果故周公告成王以嘗之且有肅
慎氏楛矢石砮之事雖然取楛樹未詳又周
公攝政越裳氏重譯而來曰天無烈風淈雨海
不揚波三年想中國有聖人出乎於是來獻白
雉此事在後漢書竟懐注引尚書大傳云爾或
云越裳人迷歸路周公作指南車以與之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
余謂獲麟之於春秋不及云焉今於麟而言易

十翼未詳然穎達當有所據又云秦失金鏡未
隧其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上句言秦焚書而
周易不爲煨燼下句言漢初田何丁寬之輩傳
授周易然金鏡珠囊甚新奇或曰在于太平御
覽可以考

大學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曾子之所
受首孔子也孔鮒之書曰孟軻問牧民何先子
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
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

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善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是孟子之所受自子思也故孟子答梁惠王欲利我國曰王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利有二義所惡則利欲利害利財之類也所好則義理之利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事之所宜謂之利不可不擇焉

乾坤坎離倒轉亦只是四卦不變艮兌震巽倒轉爲中孚頤小過大過而不變是易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雖然至六十則上下篇卦多少數相均詳于朱子語類

無恙字在戰國策其後人皆以此爲無事之義如後漢馬援傳云伯春無它亦此意也余頃讀周禮秋官司儀注曰君不恙乎二三子不恙乎恙而不云無恙此字奇

小補韻會引東坡赤壁賦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以槳望爲韻而槳爲平聲不知楚詞云望美人兮南浦

東坡本以望屬下句則槩爲仄聲又小補尤韻
脩字注云脩或作修脩長也考工記堂修七尋
余校周禮數本皆云堂脩七尋一本誤作修字
蓋是小補就彼誤本以修爲長與旦古本韻會
不引考工記堂修事而於脩修通用共訓飾訓
理而已脩訓長也修不訓長也小補承誤乎
韻會衣錦尚絅中庸引詩而言之而云大學則誤
也絅褧同
上巳二月晦日若爲巳日則三月上旬無巳日然

則十干之巳而非十二支之巳月令廣義可以
考焉自魏以後用三月初三日不拘巳日然唯
存舊名耳○曲禮告喪曰天王崩假注云告赴
也登上也假巳也上巳者若仟去云耳陸氏音
義云假音遐上時掌反仟音仙道春按古本皆
作僊作仙不作仟又韻書亦無仟仙通用之說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氣兵戎不
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此以可入于兵書
曾子問篇召公言於周公曰豈不可鄭玄注

云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陸氏音義云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 道春謂作文者用豈字爲絕句可以見馬 九豈字何字之義也

文王世子曰釋奠于先師注云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疏云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安故發聲爲億陸氏音義億本作噫音抑云億字奇哉日本舊本云億可以爲次也

吳中人舂米冬爲可也米堅而不粉碎至春米暑脆多碎故冬舂之糅以糠則不爲蟲是積收之術也風聞朝鮮人以石灰混白米爲累月不蟲故也日本人入彼國時不知石灰相雜而不洗而炊食之遂患腹疾其後稍覺而再三洗之悉除石灰毒氣而食之○安祿山以莨菪雜之米飯誘奚以噉之亦是兵法餌兵之餘術乎

俗稱日本所謂鶯蓋波餅焦乎抑亦顧渚山中報春鳥之類乎朝鮮黃鶯大於我朝鶯而其色不

異憔齋兼話云黃鶯到秋變爲鶅是異說也而有所見云馬我朝先儒訓黃鳥倉庚反舌百舌鳥

趙高指鹿爲馬以欺二世在史記人皆所知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注云趙高欲爲亂先設驗以野蒲爲脯獻二世言蒲者誅之禮器鄭玄注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孔氏疏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黃鹿爲馬之類也鄭氏相傳知之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莊公廿二年左傳公子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禮器云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韓退之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

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莊子以

比竹爲人籟孟喜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肉者人聲也莊子以人言語爲天籟

白氏長慶集五十卷爲五褁每褁十卷爲十褁每褁七卷褁與帙同書衣也劉孝綽作梁昭明太子集序云編次十卷爲一帙然則樂天文集之帙亦效昭明歟

祭義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

用五思字如賈生陳后山思亭記效而演之又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此推字孟子云推恩足以保四海之義也準字與易與天地準同字義也宋陸象山謂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南北海亦然步驟祭義之文法耳然其語似高而無實乎惺窩嘗語祭曰東海

之齋有熱而燒者說不言火也則必火也西海之遠有冷而濕者說不言氷也則必水也雖千萬年之前後有名異而實同者不獨水火而已天下古今不易之理一亦復如是余聞而益于格物

性善也性即心之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又無理外之物若信斯言則所謂惡從何處耶若不理會此則於告子荀揚之論性而未能解惑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雖然周公之過孔子之過不可以改又可貳乎余聞諸惺窩曰做過字義不同看可也

惺窩告余曰薛敬軒謂以武王之聖不知伯夷之賢命夫○夷齊諫而去之何其武王不尋訪之乎何其太公周召一言不及之乎夷齊果不可以出也武王不可不盡也蓋古記脫遺不可知而已敬軒歸之於命未盡乎

論語孔子呼曾子曰參乎禮記仲尼燕居呼子張曰師乎左傳稱范子曰燮乎杜工部作李潮八

分詩曰潮乎潮乎蘇老泉作名二子說曰軾乎轍乎

禮記哀公問篇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鄭玄注云無似猶言不肖孔氏疏云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韓愈答張籍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云云近世多用不佞弗類亦是不才不肖之意也顏子冉子曾子皆曰不敏諸侯曰不穀曰孤曰寡人野曰貧道

竪師來問曰素問者黃帝素女問對之書也或曰問太素之本近代大明馬玄臺謂平素問答之書也奈何余曰古人以問答號書篇者多論語有憲問禮有曾子問有哀公問列子有湯問楚辭有天問由是見之則以問大素為可歟大素謂氣也不言問素言素問猶如不言問天言天問歟此書專說陰陽疾病然則指氣為素也唐李瀚云孟軻養素是指浩氣也蓋本乎梁周興嗣千字文云孟軻敦素也而敦素朴素也字義有異同乎但以敦為敦化則與養氣不異乎○

柳宗元有晉問歐陽脩有童子問朱子有延平答問四書或問

古人贈答唱酬唯取其意不取其韻字謂之和韻見杜甫高適相贈詩可以知之韻字同押則始自元白劉而皮陸多效之又鍾繇王羲之之千字文其詞語不屬蜀唯取其筆法字勢而已梁武帝命周興嗣次韻蓋是不同于先人所作之韻字而連屬其詞以爲韻語是今所行之千字文也然則次謂次序也非同押也

鄭康成註坊記云孟子萬章上篇云大孝終身慕父母子之心按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者也坊記註合孟子兩章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告子下篇云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離婁下篇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坊記註合孟子兩章以爲舜而言之若別有所見乎駢志云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老萊子之班衣兒啼近於戲而不歎乎

六韜云帝堯弟次編庭不前乃言不除草之謂乎群

書治要引六韜云茅茨之蓋不剪言甚屋時不剪整茅茨之謂乎此時土階三尺則可兩通馬

禮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左傳隱元年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六韜云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大學云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三年問云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絞紟踊司馬法云凡鼓鼓旌旗衣踊斂衽踊斂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鼓車鼓馬鼓兵鼓音鼓徒鼓足七鼓養齊九我字七踊字九鼓字皆短句中用之而不覺其重複不嫌煩冗字法奇也

孫武子行軍篇多用此也字三四十許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效之亦用此也字多矣

云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又引
康誥曰如保赤子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鄭玄以爲
果蠃也況括以爲蒲柳也又引詩云衣錦尚絅詩作褧論語云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云大車無輗小車
無軏又云繪事後素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又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又云朽木不可雕
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又云犂牛之子騂且角
又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又云於我如浮雲又云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又云有美玉於斯韞櫝而
藏諸又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云譬如爲
山譬如平地又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又云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又云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偏音翩作翩又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又云駟
不及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又云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云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又云騏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又
云有馬者借人乘之又云虎兕出於押龜玉毀

於櫝中又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又云劉雞焉用牛刀又云不曰堅乎不曰白乎吾豈匏瓜也哉又云正牆面而立又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云賜之牆及肩夫子之牆數仞又云仲尼日月也又云天之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又云刺於階而升也孟子云以五十步笑百步又云人而紋之曰非我也兵也又云知夫苗乎又云挾太山以超北海爲長者折枝又云緣木求魚又云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又云敝玉人雕琢玉哉又云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又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又云無若宋人然又云惡濕而居下也又云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又云以燕伐燕又云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又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又云枉尺而直尋又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又云曾肩諂笑病于夏畦又云伯夷之所築與盜跖之所築與伯夷之所樹與盜跖之所樹與又云泄泄猶沓沓也又云惡醉

而強酒又云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又云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又云爲淵驅魚者獺
也爲叢驅爵者鸇也又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又云水哉水哉又云西子蒙不潔又云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東郭墦間祭者又云饋生魚於
子產又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云智譬則巧
也聖譬則力也又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捲也
性猶湍水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又云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又云奕秋誨二人奕又云舍魚

而取熊掌又云舍其梧檟養其樸樕又云趙孟
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云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
觀於海者難爲水又云掘井九軔而不及泉又
云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又云魯君之宋呼於垤
澤之門又云終兄之臂子謂姑徐徐云爾又云
率又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又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云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又云是爲馮婦也又云

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又云膾炙與羊棗孰美若是之類猶有焉今不盡抄出聖賢之言六義而譬喻無過於孟子若夫三百篇皆況在其中

尚書譬語　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亂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湯誥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盤庚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又曰若射之有志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說命曰用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又爾惟麴蘗爾惟鹽梅微子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泰誓言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又曰文考若日月之照臨牧誓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云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旅獒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大誥曰小子若涉淵水又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穡夫予曷敢

不終朕命梓材曰若茨昌由既勤數畚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洛誥曰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君陳曰泰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踏虎尾涉于春氷

禮記譬語　檀弓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又云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又云從若公子若馬馬鬣封之謂也又云苛政猛於虎也又云蚡則績而解有巨菀則冠而蟠有綾兄則死而子皐爲之哀　禮運云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醷與　玉藻云君子於玉比德焉　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又云蛾子時術之蛾字又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又云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

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
居中矩句鉤鑿鑿乎端如貫珠 雜記云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齊 經解云禮
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
也規矩之於方圜也又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哀公問云傷其本枝從
而亡 仲尼燕居云子產猶衆人之母也又云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孔子
閒居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三無
坊記云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譬又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表記云君
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音義云接
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
云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閒傳
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菉大功貌若止
年閒云若駟之過隙 鄉飲酒義云賓主象天

地也介傑象陰陽也三賁象三光也讓之三也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書禮之中若是語猶多今不盡抄出焉趙岐曰孟子長於譬喻今見七篇中其長言累辭非它人所能及也有德者必有言信哉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理氣象數具于其中圖象亦有似譬喻者只在于人取義耳但文言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係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等之類雖云爲譬喻亦何妨焉

春秋不有譬喻之語以視諸行事故也但左公穀所記譬語亦多它日可抄表之

此一卷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隨筆十一　七十二條

古文眞寶秋風辭注云六韻一叶錯雜成章楚辭之體也此誤在是當在漁父辭注中　秋風辭一韻　河波歌多何一韻　此三韻飛歸一韻　芳忘一韻

一叶也漁父辭清醒纓一韻　移醨爲一韻　波一韻　衣汶一韻　衣音皎所謂一戎衣言也見禮記鄭玄注　白埃一韻　塵埃史記屈原傳作溫蠖一韻　濁足一韻　共是六韻一叶此一篇中先後混雜乃錯雜成章也日本三百年來爲文字

禮而讀之者迷于真寶注而不能解也
弔屈原賦注康瓠瓦盆底也惺齋嘗告余曰底可
以爲助語也余當時爲然其後謂此即漢書賈
誼傳此賦鄭氏注也鄭氏東漢末人也其名未
詳此時未有以底字作語助至唐宋平話用底
字唯是無鍳之瓦盆也清原外記常忠語僧德
昌引朱子筮儀所云櫝底以證之却是不爲不
可也欲問惺齋則既歸泉
陶淵明歸去來者歸自彭澤而來于栗里也月令

仲秋鴻鴈來自北來南也孟春鴻鴈來自南來
北也故武帝秋風辭云鴈南歸錢起歸鴈詩云
却飛來由是見之歸來通用與程子曰性中昌
有孝弟來朱子載之于學而集注而四書章圖
通義大成云來語助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大公亦曰盍歸乎來云云此來字爲到
來或爲語助亦通
寒山拾得詩非尋常墨客之所及也僧志南考正

之將鏤梓朱文公因勸之今所行寒山詩集是
也志南嘗有詩云古木陰陰繫短篷扶藜扶我
過溪東沽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朱
文公云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閑暇無蔬筍氣故
深愛之

陳簡齋秋夜詩莫遣西風吹葉盡郤愁無處著秋
聲蔡蒙齋云秋聲起於葉無葉則無秋聲矣余
謂此詩意翻歐公秋聲賦歐嘆秋聲陳愛秋聲
何應龍題老翁詩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錢長是醉
春風似見侯嬴於悔徒之中乎若猶上之則似
見太公屠牛于朝歌之時乎

劉禹錫和令狐相公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
外即天涯春明門京城門也與天威遠顏咫尺
不同也諺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夫君臣之際
朝暮恩暮退斤禁門之外去天不近

戴石屏桂花詩金谷園林知幾家競栽桃李作生
涯無人得似天公巧明月中間種桂花起以桃
李引至末方說桂花是一格也栽種同意之字

不嫌并用也日本詩僧東沼題連理梅云沉香亭北牡丹開一夜風吹度馬嵬猶泄餘妍託連理長生私語定應梅又陳澗明妃曲云驪山舉燧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大真能遣明妃嫁夷狄盡土元是漢忠臣劉後村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和柳却被梅花誤十年（此筆體猶多世謂之藏頭格）

金劉從益過武丁廟詩早則爲霖水則舟若人端合夢中求荊王枕上陽臺雨版築英雄老死休

此一句起二句承三句轉四句合也凡絶句以起承轉合爲大法然古人不拘泥又是可以知梁云云有起承轉合乎

陳簡齋墨梅詩蔡蔡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送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朱子美之取此詩不取相馬九方皐之詩又方伯謨墨梅詩玉質亭亭立歲寒高標纂寫固應難坐令氷雪開生面莫作人間水墨看朱子大喜米雪窗寫竹代隣叟作詩云年來七十罷耕桑就煖支羸

強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髮對斜陽以
兒孫爲身外則不以世事累其心亦可也是老
而戒之在得之義乎與彼夕陽愛子孫異矣可
謂老而乃休也雖然貽厥孫謀亦是人情也余
今六十六歲有所感而已陳棠曰男兒未了莬
裘債莫向西風說一毛何歎老哉

武夷道士新月詩云鈎似眉如總莫論些兒光彩
破黃昏蒼夏本自無纖翳剛被姮娥捻一痕不
云似鈎如眉云鈎似眉如奇也凡用如字爲助

語則然字義也見于經傳者多矣又爲肖象之
義疑似之意也不若是而倒置不多東坡所謂
肝膽猶是楚越如
謝疊山和周密峯詩云乾坤儘大要人扶試問蒼
生還得蘇萬古不磨惟道理莫言穆契讀何書
所謂禹稷皐陶讀何書是不學面墻者之口實
而又僭矣也周禮有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楚左
史倚相讀八索九丘雖禹稷契皐陶莫不讀書
故疊山所詠如此亦善哉其任此道至于此宜

哉不仕于胡元不食而終論語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然則謂稷契不讀書者佞者耳
張南軒詩莫嫌紅紫都吹盡新綠滿園還可入可
謂夏木可久可謂新綠勝花可謂清貧勝濁富
可謂閑淡勝繁華南軒之見解高出於尋常眞
名儒也姚雪篷云平生性癖耽閑淡不愛繁華
愛綠陰雖語意相似而姚豈張之比哉
范石湖田園雜興云莫嗔老婦無盤飧笑指灰中
芋栗香日本邊鄙民間有以芋救飢以栗爲飯
者豐年比比皆然
李涉茅居詩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緣家爲竹林
七賢王子猷之後愛竹者涉乎所謂三年受用
多栽竹之謂歟杜元凱左傳癖王武子馬癖和
嶠錢癖王福時譽兒癖黃魯直香癖今加李涉
竹癖此外可多
未文公詩恭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又武夷五曲
櫂歌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吁千

歲萬古之心文公獨自得之

王荊公詩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此詩未見第一二句李集亦不收焉羅鶴林取之以爲士不忘山林之證公嘗偶書絶句其三四句云我亦暮年專一壑只逢車馬便驚猜與鍾山寺同一意

馬子才賣花詩洛陽城東賣花聲賣得城中幾擔春若使王孫知稼穡爾花將賣與何人夫平泉名花一旦狼藉徽宗花石綱遂入五國城賣花聲有紅音有紫韻有利市紅不獨買花而已千金買一笑何不止一國豪哉李唐有護花鈴而不護長安金谷買綠珠而相共滅身子才此詩本于無逸云稼穡艱難冀難冀顧有諷諭意

朱子春日詩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與曾點浴沂之見解明道望花隨柳之氣象同一揆

李翺示僧惟儼詩我來問道無所說月在青天水在瓶禪者每言目前乃曰月白風清曰柳綠花

紅之類謂之現成翬與藥山相逢爲方外之交故此詩似有禪意○朱子武夷四曲櫂歌云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雖與翬句相似所見不同是情景俱到者也故儒者說禪禪亦儒儒亦禪莫做一樣看　四曲有山名金雞

阿猷訪戴興盡而歸有不盡之意來子儀云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以不逢而歸爲風致趙山臺云雪中不管人回棹政使敲門未必應是王雞敲門而戴不出對趙詩益高宋壺山云一爐柴火三林酒誰記山陰有戴逵雖有生前一杯之趣而稍鄙俗也唯活計而已

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惺窩曰佳對也我一家出行爲千里旅時百舌鳥於五更夜深而啼也旅況之情可想焉

或人曰山谷詩白髮三徑草此等之例爲江西派流爲錄次是日本詩僧所訕說也惺窩曰三體詩兒童猶能諳誦之不載張籍詩乎曰僧房逢

著歎冬花亦是鍛次與宅自考諸唐人詩則多
此例不贅此
韓渥詩殊尚華麗故名曰香奩
劉后村詩不妨時駕紫車出只作初騎竹馬看此
非嘆老衰者而入少年羣者也豈老馬反爲駒
乎
杜詩通若干卷是子美詩之注也兗州城樓詩注
云甫十七歲作云云惺窩謂余曰恐是非少年
所作以詩語意而見之只似老成起句云東郡
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皇甫松浪淘沙云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舟並不
欲沉宿鷺眠鷗非舊浦向來沙觜是江心有懷
舊之感也山崩爲谷陵夷爲淵淵變爲瀨水落
石出時之推移地之變改在今昔之間此詩善
形容焉能摹寫劉禹錫集作浪濤沙淘與濤通
老杜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管仲雪中迷路
遣老馬先行而得路故喻知道而老者此句有

古昔賢主養老之意而傷今之不然也趙叔南
詩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取長途本于杜
句意〇仲尼以微盖埋死馬亦仁之餘也今駢
斃于槽櫪間或棄之野壑何不思其當時駕馭
之勞耶

胡古潭夜愁詩愁來本自無形迹青鏡明朝定得
知可謂一夜白髮也不云白髮簪顏之老色而
在鏡中高適除夜詩霜鬢明朝又一年
道在近而求遠在已而不在外戴益探春詩云終
日尋春不見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
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此詩最好千聖學道一
句譬道在我而不知之所謂騎驢覓驢也二句
貫穿不辭遠而尋師也所謂學道如千里也三
句自省察己身以約思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
也四句道果在斯不可他求也所謂萬物備於
我也羅景綸棠論之可考

僧癡可誦法華經云香風吹萎花更兩新好者此
語好其餘不好羅整庵曰法華經佛雖滅而不

滅所謂如來壽量品之意也其外皆是閑言語
蓋彼指心性以爲佛佛覺也悟本心本性不滅
則是佛也心如虛空虛空何滅之有哉是浮屠
本意也故曰寂滅曰非幻不滅彼豈得知寂感
哉先儒謂未發之中一變陷于浮屠不可不戒
之彼雖說寂照同時然不能知虛靈不昧也程
子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動亦定靜亦定
動靜無端顯微無間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程子曰當言動者圓靜
者方是謂動靜氣也方圓體也言氣則理具焉
不如先言理而後言體也有氣而有形體也圓
方者天地也體也動靜乾坤也性也又陰陽也
氣也心者統動靜者也交陰陽者也坤卦六二
曰直方大則乾爲圓明矣故說卦云乾爲圜
莊子謂見卵思時夜見彈思鴞炙謂之太早計卵
雞子也時夜言司晨也炙彈丸射鴞鳥可以爲
炙也東坡詩春晴兩過羅紈膩夏雨風來餅餌
香春曉一作桑曉夏壠一作麥壠徂作春夏可

也亦是太卑計也華嚴經喻日照高山是頓悟
法門也日本禪林風月之徒并按坡詩與華嚴
旨而推云華嚴餅餌
帝承慶詩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
得與爾同歸言鴈歸而人不得歸不亦恨乎司
空曙峽口送友詩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
送故人言一客歸而一客不得歸不亦愁乎
大明賀欽號竪閭先生平日不喜杜甫謂若云無
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之類是何益

世教乎古今言詩者莫不好杜老者唯竪閭一
人而已夫三百篇已後詩盛于唐至杜而全備
其風格體製聲律情景無可以加焉彼所云何
哉有所爲而然乎
聖賢言語見于筆冊者往往自有一奇字若論語
所謂今汝畫食饘而餵魚鮫其言詘孟子所云
鄒與魯鬨若是愬二女果之類不少考諸九經
猶夥矣莊子云以梁國贏我秦本紀赭其山此
等之異字亦可殫書也今舉二須推萬也諸子

諸集漢書文選等比比可以考見

二字之奇者格物自謙敖惰繫矩見於大學謙嗛
慊歉通用或云快也是也反之則云恨也少也
又罔攖素袘蔬毛蒲廬既稟致曲見於中庸又
色難造次顛沛無適無莫幾諫口給足恭執禮
文莫閒然無寧敢苑宿諾潤色方人夷俟卿原
之類見於論語加少數罟罪歲齾折枝感頻
疾視畜君旋倪儳巖撓目逃掇苗浼戕層就化者
矜式龍斷路問深墨罔民網捆屨倍蓰蟄棲
為間畫墁仇餉巨壁辟纑徒善徒法餔啜盈科
幾希私淑簡靡良人少艾接浙館甥獵較鑠我
梏亡嗥爾蹴然歙然敝親炙追蠡藐之之類
見於孟子方今四書自朱子集註出後家家戶
戶莫不見之者雖然字義且不能解之況義理
乎況言行乎夫聖人言語自成文章故著于其
文字者或正道或奇崛或嚴格或是渾渾然愷
悌然譬如風行水上自然為文無意于成文今
姑舉四書二字之奇者尚有漏脫它日可考表

九經之中
見而不知者色裏膠青水中鱠味嘗而自知之也
人面獸心獸形聖心仲尼貌似陽虎父之而後
知之聞而不知者鳥獸之聲也介葛盧公冶長
得知之呼垤澤門者似宋君之聲也豫讓炭癩
之聲則舊友聞而解之吁仲尼之一貫子貢解
之否曾子曰唯曰忠恕即是能知焉文王之道
望而未見也仲尼之道獨顏子嘗于在前在後
且曰非禮勿視子張纔見之于參前倚衡也故

前聖後聖前賢後賢有聞而知焉有見而知焉
口唉有息有開閉有語默有飲食知味鼻有呼吸
有聞香臭眼有開闔有眩瞬此三官皆動且有
靜時獨耳不然常靜無動唯有竅而已故早通
於神口鼻自通於氣氣粗神精我心統氣氣精故
心之靈曰神是道家修養之旨平陽明門人王
龍溪引之以說孔子六十耳順之義
大學說心而朱子序專稱性中庸說性而朱子序
專稱心互見其義誠宜參九峯書傳多用心

字欲見聖人心于書旹六經皆心學也古人詩曰易在胸中不在書胡文定曰春秋者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又云發於性情止於禮義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仁者心之德也捨此皆湊泊於一會得理一不易會得分殊亦最難事事物物歸諸心千言萬語約諸心唯一箇心而已可也若是圜圄吞東纔下咽何味之有故理一不易天何故高地何故厚水何故潤下火何故炎上所以

孝于二親所以忠于君主此等何故不可不窮也故分殊亦最難以曾子之賢而三省之後真積力精漸得聞一貫況其它乎故顏子亦憚文約禮相資而言之不若是則失于罔與殆不可不思焉若不會分殊只管守這昭昭虛虛以爲道在此則猶如背鏡而求照與須讀聖人所說而莫被異端階溺可也

或問大學新民之中自有親愛民之意乎北肉先生答曰親民之內亦有新民之意在羅山謂北肉

見陽明文錄而有可悅意故云爾夫程朱說乃
常常所熟習也且大全通義輯釋等世多有之
當時陽明集及知新日錄等未有戶所藏蓋
物希見爲珍是蟹脊竹脯不美羊腔也然北肉
非不知羊腔味之爲美者近年王文成公全集
至自明舶者多且四書未書載于商舶者不可
勝計我家亦有若干套不暇閱見焉徒與反故
堆同

陸象山曰論語云學而時習之學者學箇什麽是雖語勵學徒然似斷頭話兵其
明暗在中間廢在兩頭廢

象山死朱子聞之曰倒了一半子北肉曰朱子未
出此言是其門人作語錄者有同黨伐異之意
而然乎朱子尚有惜象山之意

備前羽林出石本大學白文題曰王義之書與今
大學編次不同又非鄭玄注本次第請余奈何
乃考鄭申甫管志道所說則後漢賈逵本也未
詳逵本果實有之者乎大明學徒大底欲駁宋

儒而自謂援古記舊籍且摭墓誌採家譜寫石刻云爾蓋是其實什七八依托耳好事者搨右軍字可用于大學者於東來梅花以達本云者寫之以爲義之書大學而行世以列法帖歟

我家素有漢魏藏書古文世編續文選等頃年又見張燾七十二家馮惟訥詩紀等粗誦六朝人詩文與文選古文苑藝文類聚初學記所載并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所云多纂出爲編其煩宂亦有之矣而文字意義大概王楊盧駱沉宋之徒採用之雖太白子美不能不取之唯盛唐詩其體壯格高耳

周興嗣千字文云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後世言同胞則稱連枝出于此也不知蘇武與從弟詩有連枝樹之句已載在文選何其未之考乎

文心雕龍引張華詩云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是對句之駢拇也我　朝大江朝綱以鴈山對鴻臚雖鴻鴈重出然有例則不爲甚不可也

世之隆盛也夷狄不侵浮屠不起東漢之末桓帝好浮屠老子以襄楷之議不能止馬臾之喪也孫皓立寺支公之葦往往出佛書與乎之興未聞焉及五胡十六狄之猶夏而石氏有佛圖澄符堅有道安呂光有羅什姚萇沮渠蒙遜之徒皆有其所遇之沙門遂至于破闔國弘僞教遂黔黎而遺毒于後世哀哉

王通以太平十二策說隋文帝帝不能聽之通遂去其策未聞于世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鄭世翼一見之其全篇未聞也白樂天悲毋死作新井篇考舊唐書唯有其事不載其篇白集亦不載

古文眞寶憎蒼蠅賦注引班固難莊之語載于藝文類聚是不全篇張燦七十二家雖有班固集亦與藝文不異纔數字有詳畧耳

大學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又云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云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其言之有叙自外至內自粗至精自末至本每言

益加深切真聖賢之言可畏矣

又云以義爲利也非利欲名利之利也元亨利貞之利也利宜也凡事得宜者義也何害之有

月令廣義引漢武內傳云帝在承華殿燃九微光燈焚百和香以待西王母果來時七月七夕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是日也何遜七夕詩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是也

詩有黃鳥篇又灌木之黃鳥丘隅之黃鳥等皆稱其好音稱得其所止爾來詞人墨客未有惡之者然張平子四愁詩依楚詞芳草比君子霏雪比小人則物未必定拘于爲好爲惡乎詩螽斯興子孫多也春秋書螽爲災也鵒鵒不祥鳥也狼暴猛之獸也豳風有鴟鴞狼跋不取比興于暴惡也麒

者然青騅州滁邛西湖黃鸝深處鳴柳柳州榕葉滿庭鶯亂啼共詡小人在位巧言如流也雪比潔白班婕妤團扇如霜雪乃曹風麻衣如雪之意而曰其輕白也謝子所賦亦稱其爲豐年瑞稱其如玉如瓊瑤後人未有惡之者然張平子四愁詩依楚詞芳草比君子霏雪比小人則物未必定拘于爲好爲惡乎詩螽斯興子孫多也春秋書螽爲災也鵒鵒不祥鳥也狼暴猛之獸也豳風有鴟鴞狼跋不取比興于暴惡也麒

麟者仁獸也喻小人于麒麟檀蟬有五德而蟬冕爲公卿之首服然所謂如螗如蜩言群小之喧于位也其餘可類推焉取義取喻不一槩也

開通元寶唐武德年中所鑄錢也而誤讀爲開元通寶以爲玄宗時鑄之且曰開元錢有楊妃甲痕言楊大真以爪掐其模范故也

鑒方稱藥輕重則曰一字者四分一錢之一也一錢文皆有四字則二分五釐爲一字

藥性要略謂巴豆爲江子言其瀉下如江水也本草釋名不載之又賈公彥周禮疏云陽明脉在腕骨前拇指傍今診之覺有微動氣亦是脉書不載

素問岐伯曰大氣舉之也蓋言天地在太虛中也朱子指剛風爲大氣

先儒讀論語鄉黨篇飲食章謂醫書養生之精要悉在斯矣雖素問靈樞等不能加之聖人之慎疾病節飲食可以敬焉

或問五藏之心與人心之心有異同乎朱子謂蓼

木之屬治心疾而不能治禁紂跖蹻之心
難經評林謂扁鵲者黃帝時醫也戰國秦越人善
醫故亦呼爲扁鵲
醫緩說醫子在膏肓以後呼不治之疾爲膏肓故
有左氏膏肓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而孫思
邈研精醫術始灸于其穴以療治載之千金方
先儒謂公羊穀梁經學左氏史學又謂左氏大官
庖公穀賣餅家皆是偏門之見乎啖助趙匡陸
氏之後有胡安國出五有所參考竟本於經故

惺窩嘗語余曰讀胡氏傳如望青天向白日覺
我氣快然我心琅然
惺窩從容問余曰左傳與莊子所好其文孰勝余
對曰余嘗嗜左氏曰可也其作文字往往有相
似處曰左氏於經有據於事有考苟微左氏則
春秋列國事何以得知之不知其事不能知聖
經之趣公穀甚粗矣莊子雖奇文可以讀然不
實不直唯荒唐放蕩其間亦有可悅者乎
楞嚴經爲長國沙門譯房融筆授按房融唐武曌

時大臣也大明儒者好佛書者謂楞嚴文章不名于世終李唐三百年未有文章過韓退之者退之不克作楞嚴文字也楞嚴以能之哉唯以佛說之口授而寫之如是信善矣是丕然今見法華金剛圓覺維摩楞伽心經等知其頭腦亦與楞嚴文字無淺深無優劣其所說有巨細廣狹耳退之豈爲詖淫邪遁乎彼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故知言者可以察焉朱子謂惠遠僧肇竊莊老之說以撰出之可言知言

惺窩語云曰未發之中一變階于釋氏不可言不戒是李延平之所以教朱子也釋氏以性爲空禪者以知覺運動爲性告子所云生之謂性是也我儒以性爲實爲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即未發之中也

余幼讀書自頗識字而後唯勤習之而不及古人之曼乙可以報爾朋冠以後公云私云紛冗在身常恐不克成學矣而於語孟學庸有解十之七八于章句集注者又誦六經而知其廣大精

微而不易測者又安閱諸子考歷史通鑑等涉諸家文集校若干類書日後一日以爲不足欲包羅古今牢籠百家非無銳志然光陰荏苒至今白紛矣艱艱有加平生欲發一方之聾盲排一方之異端最恨力之不贍也是氣之衰乎世之叔乎天運之厄乎雖然志不可衰也楚狂以鳳兮衰也而諷聖人聖人亦不夢周公以之自謂我衰夫聖人之心志何衰之有哉亞父以七十歲佐項王不用則已我豈爲之哉百里奚以七十餘歲用于秦以顯穆公不亦賢且智乎太公八十西來輔佐文武皆是人人所常知也而不如無如文武之君何耳人只擊小鮮不知屠龍之手而笑技之無所用歟見跋猫捕鼠而不知騏驥之爲千里以鏽針之補破鞋而鈍置太阿龍泉下和以無相玉者泣于山中伯樂遇鹿與蝦蟆而不肯一顧何其相玉者寡而蝦蟆多哉吁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昌黎書至王右軍無遺憾乎

官至宰相位至一品富有大邦壽及永年亦不
有遺恨乎父母安穩兄弟無乖妻孥順和一家
之肥亦樂乎使君若堯舜民比屋可封亦慰悅
乎曰富與貴不可求而得也是有命也文章能
書可勤焉而其才之畏自天者又不得任已意
歟故孔子曰從吾所好
山林之花在書中則豈勞尋隴頭雲乎書中有玉
女則豈更求傾國貪好色乎書中有粟則豈慕
子張之干祿乎神棗有老夫則觀物之眼分明
矣胸中有易則叅伏羲之頂顙耶一身一唐虞
則於我一片浮雲過太虛者耶萬物備於我反
身而誠其樂可知則孔顏之樂不在外矣書心
畫也畫出聖心者書也六經論語等是也知其
心則百世挨聖人而不疑嗚呼末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春秋者仲尼晚年之聖筆六經之終也胡氏以爲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將詳說之則使孟子再生
可也然其書猶存不可致思于諸傳潛心于聖

人乎

此一卷亦慶安元年戊子所筆也

戊子隨筆二卷所授男靖也

右隨筆十一卷自弱冠歷強壯至老成暇日所手筆也有論經典性理者有撿歷史小說者有評諸子百家及老釋者有談文章詩賦者有記　本朝古今之事者其餘多端不可枚舉也此外晩年隨筆數冊癸丁酉之災固可惜焉今幸存者載諸文集末則雖欲各分其類去其重出者以編次之然彼此互有詳略均是手澤也片言隻字不忍取捨之故併載以不厭煩瑣也他日若撰文粹則再校而可也萬治二年己亥八月上旬不肖孤恕謹識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終